

朱子成書

三

按先生出大梁人父涪州公卒十官諸孤
不克歸葬涪州公于鳳翔郿縣橫渠鎮因
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郿州司法遷丹
靈巖縣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遷著作
渭州僉判軍府之政召入對上問治道以
苦乏食力言于帥取軍儲數十萬救之熙
二年以呂晦叔薦被召入對上問治道以
復三代為對除崇文院校書既而與執政
新政不合一年移疾居橫渠著書訂禮與
子講行經界十年以呂微仲薦復召還館
同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是冬
西歸行次臨潼卒年五十八葬涪州公墓
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
正公謂弟子謚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張
民奏張某學際天人誠通金石著書萬言
治亂國家之經用不究通蓋孟軻之流也
定十四年魏了翁奏乞賜謚蓋孟軻之流也
疑獻皆不果定謚明云又按家語孔子曰
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禮記哀
公問篇亦云西銘意與此合明道程子曰張
子厚聞生皇子甚喜見魏學合明道程子曰張
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蹶
然動於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
也。又按西銘皆用韻語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
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
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
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
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
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
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因惟稱字更見其也混然中處言
混合無間蓋此身更是從天地來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
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
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
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北西句塞與帥字皆張子用
之極者有一塞乃孟子塞之與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
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
弟若向不是此二人中物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
弟同氣乃皆是此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
下說只是此血脈過度處一書緊要血脈

畫在此西句上乾稱至中處是頭同胞吾與便是
畫在兩句上乾稱至中處是頭同胞吾與便是
盡是從此同體吾與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
天地之帥吾其性親如事天便是要此道理便是天之事
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仁便是天之道子若是濟天
不遠便從天若害了信仁便是天之子其能成兩句上說來若
子不遠便從天若害了信仁便是天之子其能成兩句上說來若
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從其自是更星辰之運行山川
之融結五行之往來寒暑之迭更星辰之運行山川
考之問先先生賢之所謂氣之充塞乎天地之間也
有天地無復其情乎曰天地之福善禍亂之無心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善此乃天之志也
過雲谷山半遇雨祭季通諸人無心之志也
銘此兩句其亦作兩句解似說得着施德作全
解蓋其性有骨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
塞其所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
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
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
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
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
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
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
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
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

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
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斷故民吾同胞物亦我
之儕輩。問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
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
面有分別。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
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
者吾之同姓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
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
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
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
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
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
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
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
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
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
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瘠
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辭元自昭著以時者不見故
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人皆天地之
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
宗子者以繼禰之宗爲喻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
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躰之意固極
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
極親切若言同心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
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在敬與恐懼能常敬而
恐懼信篤
道理向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
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
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
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辜宙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
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
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夫壽不貳而脩身以俟
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手啓足則
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
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
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
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

令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

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朱子曰或問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
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
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類封人申生二子皆
不能無失與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
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
天論之誠是無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
之爾。六聖賢事是兼常變而言者如此曾子
伯奇申生皆無變此在人事而言者如此曾子
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問申生之與舜曾
之自沈皆陷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
何也曰舜之底讓於親化育也故曰申生時
受而巳故曰恭會子歸全其所以使我者一
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也
伯奇事不知何書為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
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耶西銘
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耶西銘
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

按家語曾子志存孝道後母過之無思而供
不衰及其妻以菽水不熱因出之終身不取
其子元請焉告曰高宗以後妻殺孝曰
吉甫以後妻故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
甫齊知其得免於非平韓子復霜操解願云
吉甫子無罪後母譖而見逐二書皆無自
說西銘取其順令云爾○又按所舉聖賢
雖以平說而玩其語勢辭意似不無後
西銘自下時保之不憂之孝樂天者也
然辨禹參樂且不憂之孝樂天者也
生伯奇于時保之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痛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擇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當如夢

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賴得好令

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賴得不

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

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必有聖賢者小孰能
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
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
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不
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
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
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
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
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
為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
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
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
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哉。
某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特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者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
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
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
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
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
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
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
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
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

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
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
多矣而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謂求仁之
方且至於仁之之辭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
人路也言仁之辭也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非用兩
未聞如西銘之辭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
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罪哉孟子仁者之事也
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仁者之事也
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行必稽其所以而後謂此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深然而言其所以而後謂此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出有聖賢者此蓋西銘之論也其論之未嘗離於
時一而言其所以而後謂此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學者免於流蕩也其論之未嘗離於
何伊川先生曰然則所如史論十篇其論之未嘗離於
銘之論則未嘗離於
善養氣之論同功一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

比哉西銘明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也
初及人理無分也罪亦受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
而私勝之流仁之心也無別而迷於愛至於無父
正極義之職也子心而行之本爲用也謂言辭而不
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謂言辭而不
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即
以然且使讀之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
釋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
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理
其然以無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
也然其理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
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疏於兼愛
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以爲而推之孔子
及人之老幼吾勿以及人之幼所爲而推之孔子
曰老者安之幼者懷之及人之幼所爲而推之孔子
者理一故也理一者懷之及人之幼所爲而推之孔子
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聖人推物遠之其心
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
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焉

稱物之義故曰言辭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
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
私之兼愛也二害其失則揚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
氏之兼愛也二害其失則揚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
論竊謂過之旨隱與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
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朱子曰西銘
本不通解是理一分殊因人疑故方說出此一篇中
來此意自天地方殊逐句是理一分殊自萬殊歸
綜此意又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歸
簡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思乾之爲父母坤
爲母所謂理一也乾得坤者天下之父母父母者一
身之母不可棄其分也乾得坤者天下之父母父母者一
看乾父坤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乾與坤作自家父母
是有親疎從此與便不是理一也實然與而自家父母
物不同同胞與吾與不同民吾同胞與而自家父母
同胞又不同同胞與吾與不同民吾同胞與而自家父母
愛不知其間便自分簡理一分殊了以至曰宗
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無告又有如宗
差之殊哉逐句薄論看便見理一分殊中橫截斷

便見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夫
始相離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正理也
子始發明之謂山只說得此寫作旁通圖子分
大統一篇之言亦甚分明。此爲仁義如水動是
以爲仁知來其分殊所以明。此爲仁義如水動
仁爲流河匯爲池沼便是當做底如水動是
愛父母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慙有許多便
是多義且如敬只是是簡敬到敬上君敬長敬
許多義且如敬只是是簡敬到敬上君敬長敬
商便禮其或也。是如敬到敬上君敬長敬
自漸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謂
至卑謙而儀章異制而有上下之分莫敢爭自
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各慈其
子各孝其父而親其親各子其子。此便義也
孝事分不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此便義也
儒事分不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此便義也
多分別。使其子不流出來便是仁。此便義也

工要當如此。渠似孟之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尹之於孔
子或問橫渠似孟之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尹之於孔
渠之學是苦心得張二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川異其
四五時得程張二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川異其
覺其義之深復過眼以信乎孟氏以紛紛所謂文章
者殆不義之深復過眼以信乎孟氏以紛紛所謂文章
用力之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云然也。舊嘗擇其言
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云然也。舊嘗擇其言
然與人居溫厚之意及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於
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言未嘗不於
無益之言勉清而不操任道力行。每語人曰我知
物沛然而起。勉清而不操任道力行。每語人曰我知
公等察之。有後如爲小過。渠必行。每語人曰我知
性之美。宜與子所不復爲矣。渠必行。每語人曰我知
門之列。宜與子所不復爲矣。渠必行。每語人曰我知
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渠必行。每語人曰我知
有言爲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渠必行。每語人曰我知
萬世開太平。又曰心爲道生。孟子後千餘歲。絕學
欲此道復明。則不使此道自生。後千餘歲。絕學
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西銘附錄終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正蒙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一有室而虛者。實之。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眾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眾者一。之。合者。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道。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推。而。放。諸。無。不。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無。不。準。推。而。放。諸。至。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辟。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

者如何爾於是類就其編會歸義例畧効論語孟子子篇吹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特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榮爾。伊川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五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按朱子撮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序云

大和篇第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相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知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朱子曰或問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日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日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細分得密爾且虛便是四者之總歸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化有雪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而實不離乎天之名有這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無安頓處如水月中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

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
用皆是有這知覺力運用得這道理所以
論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見性
檢其心即子能心者性之郭郭此等語皆
以底由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底物在實上
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
形底因有氣具無迹之氣有形而虛無迹
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氣有形而虛無迹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加橫渠
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論在這
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
只是此二氣之自然者爲陰陽往來是二氣自
能如此問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
陽是神初以氣之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午前
是神初以氣之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午前是
鬼初以氣之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午前是
是神初以氣之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午前是
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

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
言氣到此已查得氣之本上去生人物蓋氣之
用也動靜兩端益氣之本上去生人物蓋氣之
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
一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
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

而成之也。陰陽相摩，如磨泐氣紛，如磨中
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消長也。
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消氣之紛擾也。消長
也。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備
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時
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
若相以其四邊，只管管管散出天地之氣，運轉
已只管管管生出人物其中。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成，神易無方體，一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
分而氣易，猶人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

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
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
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
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絪
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
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嗟。

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一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所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乎一陰一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推行乎此一爾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與不同譬如陰陽中有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陰陽極一生陽所以神化無窮而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

則一不可得而歸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振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按此段日月各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圈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

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

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

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

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

其運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曰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說家有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度之

終一度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二度則日為進

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度之一年月行不盡比天為退了三

本數又與天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

謂之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也

西度有九執曆是日順天而左退數算之此是截法也

而之說極精如以天而左退數算之此是截法也

有內大輪轉急小輪轉緩外是左轉也

天宿及諸星皆隨天左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此

酌然爾

米子曰天包乎地天對地氣又行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止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山此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山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山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

間有小大之羌則繫日月望其精相感

朝也子日海潮者天地之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

按之進退以月至此方少為正位而西為緯南北為經

改之我皆用焉說人考先儒皆謂地在水潮

水環地外四遊其數百如越三萬里春遊過東

方五千里其升如其在數百如越三萬里春遊過東

遊其數百如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

地有升降而不知舟之也地也地也地也地也地也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水溢而上為潮氣而升氣降於大空則謂天向

十三度有奇信之
三刻有奇信之
餘一有奇信之
月行差疾故晦至
勢大望亦如一月
去來勢亦稍小一
歲則潮盛於春秋
夜潮常大蓋歲之
地之常數也此歲
亦非因因地之浮
易爾因之沉也
張子特用舊說而未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
在天之中黃道與赤道相合處
在天之東西兩處與赤道相合處
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上
頭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是日月與日正相向如一

簡存子一箇在午日被食於朔者月常在日下
日常在上既謂之相會虛蓋火日外影至明中有
食望時恰當着其中關處故月食至明中有實關
到望時至微望時月與日正對無
分毫相差月為閏虛與之正對無

皆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每朔
有大會應每月皆食有盈縮故日月有交會而
食者或有不類交而食者又云日月有交會而
相錯者或有不類交而食者又云日月有交會而
入六在日出道表從內而食者又云日月有交會而
道一通而計之云日行而食者又云日月有交會而
唐道一遇行日計之云日行而食者又云日月有交會而
璧則不食其交不薄道則食也至於合朔日食者
必以日月躔謂道之交也
古相傳皆謂道之交也
之相掩與謂道者素道二赤道二白道二諸家

則其方圓。日月之形。亦如弓之上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皆謂。前縮。後近。一遠。三。至亦。是四分。取半。皆謂。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圓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皆四分。天之。一。按。舒。前。縮。後。云。者。晉。家。謂。春。分。月。弦。東。并。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晉。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程子曰或問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者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有收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退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者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王

平則周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
旋常周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
繞地九百四十度四分度之一
是日九百四十度四分度之一
及天十歲三日行六度四分度之一
全日十分三日行四度四分度之一
通計日法九百四十八分
四日八日是三百六十分
三日九日是二百七十分
五日九日是四百五十度
月行而少五十四日九分
者為朔而少五十四日九分
十日為朔而少五十四日九分
則三則五十四日九分
五則十則五十四日九分
氣朔分齊是為一章
按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
所謂九百四十分

者一會餘四所謂九十分之積
者如算六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
六千九百六十八日也
五十八日也
分日而二日行積三與天會
行積三日行積五日行積六日
行積五日行積六日行積七日
行積六日行積七日行積八日
行積七日行積八日行積九日
行積八日行積九日行積十日
行積九日行積十日行積十一日
行積十日行積十一日行積十二日
行積十一日行積十二日行積十三日
行積十二日行積十三日行積十四日
行積十三日行積十四日行積十五日
行積十四日行積十五日行積十六日
行積十五日行積十六日行積十七日
行積十六日行積十七日行積十八日
行積十七日行積十八日行積十九日
行積十八日行積十九日行積二十日
行積十九日行積二十日行積二十一日
行積二十日行積二十一日行積二十二日
行積二十一日行積二十二日行積二十三日
行積二十二日行積二十三日行積二十四日
行積二十三日行積二十四日行積二十五日
行積二十四日行積二十五日行積二十六日
行積二十五日行積二十六日行積二十七日
行積二十六日行積二十七日行積二十八日
行積二十七日行積二十八日行積二十九日
行積二十八日行積二十九日行積三十日
行積二十九日行積三十日行積三十一日
行積三十日行積三十一日行積三十二日
行積三十一日行積三十二日行積三十三日
行積三十二日行積三十三日行積三十四日
行積三十三日行積三十四日行積三十五日
行積三十四日行積三十五日行積三十六日
行積三十五日行積三十六日行積三十七日
行積三十六日行積三十七日行積三十八日
行積三十七日行積三十八日行積三十九日
行積三十八日行積三十九日行積四十日
行積三十九日行積四十日行積四十一日
行積四十日行積四十一日行積四十二日
行積四十一日行積四十二日行積四十三日
行積四十二日行積四十三日行積四十四日
行積四十三日行積四十四日行積四十五日
行積四十四日行積四十五日行積四十六日
行積四十五日行積四十六日行積四十七日
行積四十六日行積四十七日行積四十八日
行積四十七日行積四十八日行積四十九日
行積四十八日行積四十九日行積五十分
行積四十九日行積五十分行積五十一日
行積五十分行積五十一日行積五十二日
行積五十一日行積五十二日行積五十三日
行積五十二日行積五十三日行積五十四日
行積五十三日行積五十四日行積五十五日
行積五十四日行積五十五日行積五十六日
行積五十五日行積五十六日行積五十七日
行積五十六日行積五十七日行積五十八日
行積五十七日行積五十八日行積五十九日
行積五十八日行積五十九日行積六十分
行積五十九日行積六十分行積六十一日
行積六十分行積六十一日行積六十二日
行積六十一日行積六十二日行積六十三日
行積六十二日行積六十三日行積六十四日
行積六十三日行積六十四日行積六十五日
行積六十四日行積六十五日行積六十六日
行積六十五日行積六十六日行積六十七日
行積六十六日行積六十七日行積六十八日
行積六十七日行積六十八日行積六十九日
行積六十八日行積六十九日行積七十分
行積六十九日行積七十分行積七十一日
行積七十分行積七十一日行積七十二日
行積七十一日行積七十二日行積七十三日
行積七十二日行積七十三日行積七十四日
行積七十三日行積七十四日行積七十五日
行積七十四日行積七十五日行積七十六日
行積七十五日行積七十六日行積七十七日
行積七十六日行積七十七日行積七十八日
行積七十七日行積七十八日行積七十九日
行積七十八日行積七十九日行積八十分
行積七十九日行積八十分行積八十一日
行積八十分行積八十一日行積八十二日
行積八十一日行積八十二日行積八十三日
行積八十二日行積八十三日行積八十四日
行積八十三日行積八十四日行積八十五日
行積八十四日行積八十五日行積八十六日
行積八十五日行積八十六日行積八十七日
行積八十六日行積八十七日行積八十八日
行積八十七日行積八十八日行積八十九日
行積八十八日行積八十九日行積九十分
行積八十九日行積九十分行積九十一日
行積九十分行積九十一日行積九十二日
行積九十一日行積九十二日行積九十三日
行積九十二日行積九十三日行積九十四日
行積九十三日行積九十四日行積九十五日
行積九十四日行積九十五日行積九十六日
行積九十五日行積九十六日行積九十七日
行積九十六日行積九十七日行積九十八日
行積九十七日行積九十八日行積九十九日
行積九十八日行積九十九日行積一百日

七十三分一
 六百七十一
 日通二
 以七乘之
 四十分而
 分三也
 十三分也
 月亦二
 之分與朔
 為一分齊
 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
 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
 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
 實設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
 而散則為戾氣疔瘧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焉
 陰氣則相峙而下為雨蓋陽氣正升忽遇陽氣則
 氣為陰氣壓而上為雲也陰氣伏於陰氣之內不
 助之飛騰而上為雷也陰氣疑結於陰氣之內不
 得不出故隱隱而為雷也陰氣疑結於陰氣之內不
 入不得故隱隱而為雷也陰氣疑結於陰氣之內不
 陽邪惡不正之氣所類而為風至吹散陰氣

三家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
 來德之盛者歟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時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子子曰此言仁之體也仁者無所不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旦及爾時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與氣而巳矣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

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

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愆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朱子曰或問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有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眾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
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

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在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示神示

朱子曰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說示字從示

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知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

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微子說得亦不盡分明

是贊神化二字雖微子說得亦不盡分明

神曰神化二字雖微子說得亦不盡分明

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

陽化是逐一候將去底一月復一月一月復一月
月節節候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
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曰日如天
日月若無這氣何以得性得成這象象無物
何以別其氣夜無暑何以別其氣夜無暑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益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員求利者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

外致養吾內之心。能神知化。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則心自定。心定，則神事自定。神事自定，則內外合一。所以利乎外，而心亦安於內。此致知之理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慮明又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告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贊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變，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

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德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為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言兩此處要錯綜，周備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屈中有伸，如鬼而有神，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是歸，屈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此與川程子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
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
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性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
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
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

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也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

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

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蔽之不免於蔽之性

之者未之學也性通正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

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
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
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
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
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
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朱子曰或問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
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
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
能自巳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
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曰謂與道為體這道
是理古今晝夜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巳問性只
雖未親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
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息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

我全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共自然。性命於德。非能命。命由德則性全。天光命能順。天理。命由性。性平。說性命於氣。之後。命為聽命之命。今以性字平。說所以。後。命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如何。曰。命字。載。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有。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集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

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發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

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達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也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未子曰射猶仁射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未結貫通無有不仁到者一物有未射則便有不射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是置之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射之義曰此是射用之射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射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見聞上此是說夫到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是知得盡心則道理豁然貫通孟子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無餘味是說窮理之至則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無餘味是說窮理之至則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無餘味是說窮理之至則無有外之心矣

世道無歸之宗心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

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朱子云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疑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指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指此心為言。



